

客家方言次浊声母字在四声中规律二分的思考

田志军

(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晚近客家方言声调及客家方言近二百年的演变历史的探讨, 认为次浊声母字在四声中规律二分现象是客方言声调的最大特色。

关键词: 客家 方言 声调 特点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

客家方言的声调很有特色, 人们认识客家方言的声调特点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

目前对于客家话声调, 已经总结出了全浊上归阴平、次浊上归阴平、次浊平归阴平、次浊入部分字归阴入部分字归阳入、次浊去归清去¹等特点, 且这些字的归派, 在各地客家话中往往比较一致。下面我们先来考察晚近粤东客话声调的情况, 并对各个特点略作分析。

(一) 古平声次浊声母字两分

古平声次浊声母字在晚近粤东客话中均两分, 部分读入阴平, 大部仍读阳平。

1、新安《新约》11 字读入阴平, 次浊平总字数为 143 字, 所占比例为 7.70%。例字如下:

摩毛[明]; 蚊[微]; 拈拿[泥]; 蜆鳞[来]; 如[日]; 昂[疑]; 捐[以]; 援[云];

2、五经富《新约》9 字读入阴平, 次浊平总字数为 138 字, 所占比例为 6.52%。例字如下:

弥毛[明]; 拿拈[泥]; 蜆笼[来]; 俄[疑]; 捐逾[以];

3、《客英词典》12 字读入阴平, 次浊平总字数为 363 字, 所占比例为 3.30%。例字如下:

妈毛[明]; 蚊[微]; 拈[泥]; 撈蜆笼[来]; 戎[日]; 研[疑]; 捐[以]; 援于[云];

4、《客法词典》17 字读入阴平, 次浊平总字数为 379 字, 所占比例为 4.48%。例字如下:

妈毛[明]; 蚊[微]; 拈拿[泥]; 撈蜆轮鳞篮笼[来]; 戎瓢[日]; 研[疑]; 捐[以]; 于援[云];

晚近粤东次浊平读入阴平的字总数为 20 个左右, 数量不大, 所占比例约为全部次浊平字的 5%左右。各点也基本对应一致。

(二) 古上声次浊声母字两分

¹本文所涉晚近或现代粤东语料, 去声均已合流, 已然不见“次浊去归清去”, 但笔者推测粤东客话早期当去声二分, 具次浊去归清去特点, 留待进一步研究。

古上声次浊声母字在晚近粤东客话中也两分，部分读入阴平，大部归于上声。

1、新安《新约》46 字读入阴平，次浊上总字数为 82 字，所占比例为 56.10%。例字如下：

某猛满买马勉每免美[明]；晚武尾[微]；恼乃[泥]；里敛拢卤理里礼旅冷懒领岭鲁[来]；乳挠扰忍尔惹[日]；语咬我[疑]；允养引以也野[以]；友有永往[云]；

2、五经富《新约》43 字读入阴平，次浊上总字数为 75 字，所占比例为 57.34%。例字如下：

马买满猛皿某勉免母美每蠓[明]；晚挽侮尾[微]；乃恼[泥]；冷礼理里敛领两鲁笼[来]；尔扰软忍[日]；雅咬拟语仰[疑]；野也以引养[以]；友有[云]；

3、《客英词典》63 字读入阴平，次浊上总字数为 201 字，所占比例为 31.30%。例字如下：

满_白每_白猛_白免_白勉_白敏_白悯_白秒_{又读}马码买卯美皿某母亩[明]；挽_白晚_白侮_白武_白尾[微]；奶暖[泥]；卤_白鲁_白懒_白冷_白里_白理_白里_白礼_白鲤_白两_白领_白岭_白吕_白旅[来]；尔_{第二人称}冉惹忍软[日]；我_又雅仰咬语[疑]；养_白痒_白也_白野_白允_白引_文以酉与[以]；往_白友_白有_白永_白矣_{又读}[云]；

4、《客法词典》65 字读入阴平，次浊上总字数为 210 字，所占比例为 31.00%。例字如下：

免勉卯悯敏某母每满猛亩皿码秒美买马[明]；尾晚武侮_白挽_{又读}[微]；乃你奶恼暖[泥]；冷吕岭懒拢鲁理礼里里领鲁鲤卤两_斤[来]；忍扰软惹_白[日]；仰蚁语雅咬我[疑]；也以引痒与酉野养允_白[以]；友往有禹矣_{又读}[云]；

晚近粤东次浊上读入阴平的字数量比较大，按数量对比的话当是读入阴平的全浊上字的两倍左右，是中古上声转入阴平的主体。在全部次浊上字中，大致占 1/3，也即读阴平的次浊上字和读入上声与清上为伍的次浊上字是 1:2 的比例。次浊上读阴平在数量上、比例上来看是极其引人注目的。

（三） 古入声次浊声母字两分

古入声次浊声母字在晚近粤东客话中也两分，部分读入阴入，大部归于阳入。

1、新安《新约》11 字读入阴入，次浊入总字数为 57 字，所占比例为 19.30%。例字如下：

睦目木脉[明]；六洛粒[来]；肉日弱[日]；跃[以]；

2、五经富《新约》13 字读入阴入，次浊入总字数为 64 字，所占比例为 20.31%。例字如下：

立六[来]；麦抹_布目木[明]；诺聂_姓捏[泥]；日[日]；额[疑]；育[以]；

3、《客英词典》36 字读入阴入，次浊入总字数为 143 字，所占比例为 25.17%。例字如下：

脉抹觅陌漠寞幕木目_汁[明]；袜[微]；捺诺聂蹶镊捏[泥]；笠粒六劣陆禄[来]；日肉[日]；孽虐虐[疑]；跃钥育疫_白页_{又读}[以]；域曰[云]；

4、《客法词典》34 字读入阴入，次浊入总字数为 140 字，所占比例为 24.28%。例字如下：

寞幕抹木漠脉觅陌目_眉摸[明]；袜[微]；捏捺聂诺蹶[泥]；六劣禄笠陆拉辣粒[来]；肉日[日]；孽虐虐额[疑]；育跃浴[以]；域[云]；

晚近粤东客话次浊入读入阴入的字数量不算太大，因为入声字少，但比例还是高的，大

致占全部次浊入字的 1/4 弱。读阴入和读阳入的次浊入字大致比例为 1:3。这在比例上来看也是比较高的。

(四) 古上声全浊声母字两分

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在晚近粤东客话中也两分，部分读入阴平，大部归于去声。

1、新安《新约》17 字读入阴平，全浊上总字数为 62 字，所占比例为 27.41%。例字如下：

伴婢抱被[並]；妇_白[奉]；恹断动_白[定]；聚坐在[从]；丈_{人重}轻[澄]；上_山[禅]；舅巨[群]；下_底[匣]；

2、五经富《新约》13 字读入阴平，全浊上总字数为 62 字，所占比例为 21.00%。例字如下：

伴被婢[並]；妇[奉]；弟挑_戔[定]；坐在[从]；重_轻[澄]；上_山[禅]；拒技近[群]；

3、《客英词典》30 字读入阴平，全浊上总字数为 197 字，所占比例为 15.23%。例字如下：

被辨蚌簿伴_白婢_白[並]；犯_白[奉]；挑断动_白稻_{又读}[定]；坐_白在_白聚_{又读}[从]；雉苙柱重[澄]；社鳝_上动_词[禅]；倚舅白巨_白近_白[群]；早_白后_白读，_年下_{名词、形容词}白读_{又读}[匣]；

4、《客法词典》28 字读入阴平，全浊上总字数为 194 字，所占比例为 14.43%。例字如下：

婢拌簿辨被_套蚌_白伴_{又读}[並]；挑断_绝动_白国_白弟_白堕_{又读}[定]；在_白坐_白[从]；柱苙雉重_轻，白读[澄]；柿[崇]；社鳝_上动_词[禅]；白舅近_白圈_动[群]；早_白[匣]；

晚近粤东客话全浊上读阴平的字，往往具文白异读。白读为阴平，文读为去声。《客英词典》和《客法词典》也大都予以标明。全浊上读阴平的字数当在 30-40 字左右，约占全浊上字数的 1/6 弱；读阴平的全浊上字与读入去声的全浊上字的比例为 1:5。

我们所选的晚近粤东四个历史语料中去声均不分阴阳，²所以我们无法考察次浊去的两分情况，去声的分化我们这里不予讨论。但从上面的分析中，特别是进行一定程度的数量分析之后，我们确实能够进一步认识到中古平上去入四声中的次浊声母字在客家话中都存在分读二调现象是粤东客家话声调相当显著的特点，图示如下：

中古平声：	次浊平	{	→阴平 →阳平
中古上声：	次浊上	{	→阴平 →上声
中古入声：	次浊入	{	→阴入 →阳入

从上文对四个粤东历史文献语料的各个古声调中次浊声母字分化或者对立情况（即分读两调之字数比例）的分析看来，分读两调最显著的是次浊上，最弱的是次浊平³。分立从强

²但我们推测本文所讨论的 6 个调的粤东客话曾经也存在去声分阴阳的情况，正如现代海陆客话一样。前文已有所说明，留待进一步研究。

³去声二分的客家话可看出，次浊去的分立更弱，大概只有“骂、暮、墓、慕、募、露、雾、妹、面、问、艾”等 10 字左右读入阴去。

到弱⁴依次为：

次浊上 > 次浊入 > 次浊平

中古上声中的全浊声母字在晚近粤东客话中也存在分调现象，和次浊上的分化是完全相同的：

	全浊上	{	→ 阴平
			→ 上声
中古上声：	{		→ 阴平
	次浊上	{	→ 上声

但是我们前边分析已知，全浊上读入阴平的字数几乎仅为次浊上读阴平的一半，远没有次浊上读阴平现象显著。

二

由上面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晚近粤东客话声调中次浊声母字在中古四声中均呈现规律二分的特点。由此，我们认为次浊声母字分化读成两调的现象是晚近粤东客话声调最大的特色，其次的特色才是全浊上归阴平。现代粤东客话，乃至整个客家方言都仍然保持这两大声调特色。

刘伦鑫先生（2001：105-23）最早将现代客家方言声调中看似散乱的几条特点进行了综合提炼，扼要表述为（一）浊上⁵部分归阴平、（二）次浊部分随清流。其中将现代客话中古平声次浊声母字部分读阴平，上声次浊声母字部分读阴平，去声次浊声母字随清上，入声次浊声母字部分读阴入、部分读阳入这几个特点集中表述为“次浊部分随清流”。

这个表述并不只是对客家方言声调几条分散规律的概括，实际上是对客家方言声调特点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进行观察的结果。这个新表述简明扼要，只使用了“次浊”这一个音韵条件来进行分类。

汉字是一个集合，运用音韵条件就可以在汉字集合中分割出大小不一的子集。而且作为区分特征的音韵条件本身具有广狭之分，如清浊、开合是二分的，可将汉字集合一分为二，中古声调是四分的，韵摄是十六分的。⁶所分越多，子集越小，即该音韵条件所能管住的字越少。音韵条件复合使用时，所辖子集更是几何级数缩小。一般说来音韵条件复合层次越多，所得子集越小。如“次浊”是二合音韵条件，“次浊平”、“次浊上”、“次浊去”、“次浊入”等三合音韵条件所得子集显然要“次浊”子集小，辖字无疑也更少。由此我们可以引入大音韵条件、小音韵条件、上位音韵条件、下位音韵条件等几个名称。其中大音韵条件比小音韵条件复合层次少，上位音韵条件和下位音韵条件在所得子集上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很显然这里的“次浊”相对于“次浊上”、“全浊上”来说是大音韵条件；而“次浊”相对于“次浊平”、“次浊上”、“次浊去”、“次浊入”等来说是上位音韵条件。

我们在认识事物、归纳事物特征时，总是要尽可能地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出发，也即矛盾论中所谓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说明语音特点时，无疑在大音韵条件、上位音韵条件上的语音表现是语音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刘伦鑫先生的表述就是从大音韵条件、上位音韵条件的角度，逐步接近了次浊声母字在客家方言声调表现上的实

⁴本文分立强弱系指客话古平上去入四声中的次浊声母字读入阴调者在相应该声调所有次浊声母字中所占比例的大小。

⁵这里的浊上实际上是指全浊上，因为次浊上实际上归入了特点（二）。

⁶这里的等分是从每个音韵条件下各子集所辖字数均相等的理想状态出发考虑的，实际上各音韵条件下的子集字数多寡不一。

质。

但刘纶鑫先生对客家方言声调特点的表述为(一)浊上部分归阴平、(二)次浊部分随清流。这个先后顺序也许只反映了人们对客家方言声调特点的认识顺序,如果要论两个特点孰轻孰重,何为主,何为次的话,根据我们上面对音韵条件的大小之分,很显然二者就应该调换顺序。所以“次浊部分随清流”是客家方言声调的最大的特色,其次才是“浊上部分归阴平”,前文已经说明这是我们对客家声调特点一个新的思考。但在这里,我们将“次浊部分随清流”表述为“各地客家话次浊声母字在古四声中规律地出现清浊二分”的现象。

客家方言这两大声调特点我们认为还可进一步概括为客家方言浊声母字在声调演变上的二分,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三

晚近客家方言直至现代客家方言次浊声母字在古四声中均规律性地出现清浊二分。但对于这样一个在客家方言中十分显著的语言现象,讨论者甚众,做出解释者却寥寥。O'Connor (1976)在讨论原始客家话时考察了次浊响音声母字在各地客家话中出现的声调对应的现象,他的解释是原始客家话当存在两套响音,其中一套现在的客家话反映为高调(阴调),另一套反映为低调(阳调)。⁷罗杰瑞(Norman, Jerry 2003[1989], 350-61)则由此进一步推测,导致阴调演变的那套声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清音,而导致阳调演变的是浊音。他还联系西部闽语来母读s的方言现象,详细分析了客家话平上去入中响音声母的分调情况,最后认为客家话“具有能证明早期曾存在浊响音声母和清响音声母对立的证据”,并认为这是客家话和闽语的共同点之一。

罗杰瑞(1975)的原始闽语中构拟了清浊两套响音声母⁸,其中的清鼻音、边音系统不见于《切韵》系统。而刘晓南先生(2008[2004]: 235-49)用了大量宋代闽方言语料充分证明了宋代闽音次浊声母有清送气现象,用历史文献语料支持了罗杰瑞原始闽语清响音的假说。

徐通锵先生(1991)也发现一个世纪前在宁波传教的陆里逊(W. T. Morrison)所作《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 1876)中某些鼻音、边音声母也可以读阴声调。这一点跟客家方言的次浊声母字二分现象是一致的,只不过客家话中除了鼻音、边音之外,还有来自中古日云以三母的零声母字(实为j)。

另外,在上古音研究领域,通过谐声系统的考察,董同龢(1948)、李方桂(2001[1980])等都认为上古声母系统中存在清浊两套鼻音、边音声母。

客家话方言语料显然比闽方言更系统地表现出了这种次浊声母的两分现象,而且所涉不止中古明泥日疑来响音声母,还包括云以二母。但是客家方言不以地域命名,且得名又晚,晚清以上几无从考求,所以很难找到古代客家方言文献数据来印证这种现象曾经存在。但是联系闽方言、吴方言的表现以及上古汉语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假定原始客家话也曾经存在一套清浊对立的鼻音、边音、半元音声母。我们作如下构拟:

明	泥	来	日	云	以 ⁹
*m	*n	*l	*ɲ	*ɣ	*j

⁷转引自<美>罗杰瑞、项梦冰译《何谓客家话》(What is Kejia Dialect?),《语言学论丛》第28辑,2003,页347-48。

⁸分别对应于中古明泥日疑来五母,其中日母有浊无清。

⁹客家话以母“遗”字读ɲai,如“遗尿”、“遗忘”中的“遗”均作ɲai,原始客话中中古以母字可能和来母字声母相似。

*mh *nh *lh *ɔh *yɥ *jh

我们假定原始客家话的这两套清浊鼻音、边音、半元音直接源于上古通语，那么上古谐声系统也必将反映出其中一套后来发展为阴声调的清音声母的相关信息。下边我们就来分析晚近粤东客话次浊声母中读入阴调的字及其上古谐声的情况（晚近粤东客话读入阴声调的次浊声母字取自《客英词典》）：

1 次浊平读入阴平字例¹⁰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妈	明	马声	彻	𪛗	笼	来	东声	彻	宠
毛	晓	毛声	晓	耗	葺	来	东声	彻	宠
蚊（蠱）	微	民声	晓	昏	研	疑	开声	匣	形
捞	来	劳声	彻	唠	援	云	爰声	匣	缓

2 次浊上读入阴平字例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马	明	马声	彻	𪛗	理	来	里声	晓	董
满	明	𪛗声	並	蹕	鲤	来	里声	晓	董
卯	明	卯声	滂	𪛗	礼	来	里声	晓	董
母	明	母声	晓	悔	敛	来	殸声	心	儉
亩	明	母声	晓	悔	鲁	来	鱼声	心	苏
每	明	母声	晓	悔	櫓	来	鱼声	心	苏
敏	明	母声	晓	悔	旅	来	者声	书	奢
闵	明	文声	晓	燭	屡	来	娄声	生	数
侮	微	母声	晓	悔	冉	日	冉声	透	聃
武	微	武声	非	赋	惹	日	若声	透	慝
尾	微	尾声	心	犀	忍	日	刃声	书	𪛗
暖	泥	爰声	匣	缓	软（輭）	日	而声	心	需
懒	来	刺声	透	獭	语	疑	五声	心	𪛗
领	来	令声	群	𪛗	蚁	疑	义声	晓	曦
岭	来	令声	群	𪛗	也	以	也声	定	地
冷	来	令声	群	𪛗	野	以	予声	邪	序
里	来	里声	晓	董	有	云	有声	晓	贿

3 次浊入读入阴入字例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例字	中古 声母	上古 声符	互谐 声母	互谐 例字
脉	明	𪛗声	滂	派	肉	日	充声	透	统
聂	泥	聂声	书	摄	箬	日	若声	透	慝

¹⁰互谐声母、互谐例字取自沈兼士《广韵声系》，北京：中华书局，1985。

笠	来	立声	溪	泣	额	疑	各声	匣	貉
粒	来	立声	心	飒	育	以	充声	透	统
六	来	六声	邪	续	域	以	或声	匣	惑

我们观察到上面各组字上古往往和送气声母字相谐，我们据此可以推定原始客家话存在过一套清送气的次浊声母（鼻音、边音、半元音），这套清送气次浊声母在晚近及现代已然消失，但相应演变为阴声调的（阴平、阴入）浊不送气鼻音、边音和半元音声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现象分化的音韵条件直接源于上古。

这样，无论从音韵条件的历史早晚，还是从音韵条件的大小，甚至仅仅以辖字的多少看来，这个现象无疑都是晚近客方言直至现代客方言声调的最大特色。

参考文献

- [1] 黄雪贞.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J]. 方言, 1988 (4).
- [2] ——.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续论[J]. 方言, 1989 (2).
- [3] ——. 梅县客家话的语音特点[J]. 方言, 1992 (4).
- [4] 蓝小玲. 客方言声调的性质[J]. 厦门大学学报, 1997 (3).
- [5] 刘纶鑫. 客赣方言的声调系统综述[J]. 南昌大学学报, 2000 (4).
- [6] <美>罗杰瑞. 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M]. 中国语文, 1986 (1).
- [7] <美>罗杰瑞, 项梦冰译. 何谓客家话 (What is Kejia Dialect?) [J]. 语言学论丛, 2003 (28).
- [8] 刘晓南. 宋代闽音次浊声母清送气现象 [A]. 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 [C].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沈兼士. 广韵声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田志军. 一百五十年前新安 (香港) 客家方言声母及其流变[M].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0 (1).
- [11] 徐通锵.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J]. 语言学论丛, 1991 (16).
- [12] 严修鸿. 客家方言古入声次浊声母字的分化[A]. 第五届客方言暨首届赣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C], 2002.
- [13] Hashimoto, Mantaro J. (桥本万太郎).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4] Norman, Jerry (罗杰瑞).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5 (2).

A Thought on the Tonal Dichotomy of the Characters with the Secondary Voiced Initials in Hakka Dialect

TIAN Zhi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Sichuan Province, 614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Hakka tone and its development of 200 year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onal dichotomy of the characters with the secondary Voiced initia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tone in Hakka Dialect.

Keywords: Hakka, dialect, tone, feature

作者简介: 田志军, 男, 江西上犹人, 博士, 主要研究方言、音韵。